

军旅文学何以没有扛鼎之作

变形学校的童年 金牌词人的随想

苏 墨

《万物的签名:论方法》



【意】吉奥乔·阿甘本 著 尉光吉 译
 中央编译出版社

本书属于“左翼前沿思想译丛”,该译丛在理论层面上介绍左翼思想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最新进展,收录了巴迪欧、阿甘本、齐泽克等一批卓越的欧陆思想家在过去 20 年间的经典著作,具有极高的理论价值。阿甘本是意大利哲学界和激进政治理论界的领袖人物,最具挑战性的思想家之一,备受诸多国际思想家的推崇;其思想已经对许多学科产生了重要影响。阿甘本的“神圣人”系列牢固确立了他在国际思想界的地位。近年在国内出版的阿甘本著作都受到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万物的签名》代表了阿甘本思想轨迹的转折——与福柯相反,从“谱系学”回归“考古学”。

《变形学校》



秦文君 著
 接力出版社

在很多孩子看来,学校是一个沉闷、枯燥,没有太多趣味的地方。在那里,每天只有单调的学习、不断的考试、没有老师的批评。可在“变形学校”里,这个叫做“夏山学校”的地方完全是另外一个样子。这里有变形课、动物性情课、药理分析课、深夜食堂课、云朵飞翔课、咒语魔法、春天的课、水中的课、山上的课……这里的语文课没有假话作文,这里的老师牙齿都会跳舞,学习中的每个人都有无限天赋,所有的梦想都能实现。在本书中,秦文君通过大胆想象,呼唤现有教育模式的改革,构建了一个每个妈妈都想为孩子寻找的理想学校。同时,秦文君也希望通过本书幻想内容的启发,帮助孩子在自己身边的校园生活当中,创造性地学习,并不断发现乐趣,真正让校园摆脱枯燥,成为孩子们学习知识的乐园,也让孩子们通过各种锻炼,变得更加勇敢、坚强。

《如果这可以是首歌》



姚谦 著
 新经典,四川文艺出版社

姚谦是华语乐坛教父级音乐人,在金牌词人、“伯乐”的身份之外,他也是乐坛中一位知名的文人,本书就是他以在音乐、旅行、生活中的经历和思考写成的随笔集:既有对旅行和生活的感性记录,也有对时间、生命和人生的理性思考,以及令人惊叹的音乐产业观察。70 篇有趣有料 的随笔,处处可见“歌”与“人”的可能性。“生活中日与夜,一部电影,一件艺术品,一次旅行,都可以衍生如歌般的思考。”
 这也是一部以独特视角自述姚谦生活态度的作品。在“最懂女人心的词人”“音乐大师”“收藏家”种种光环背后,他始终像个新探索者般面向着、观察着眼前的世界和人。正像书中自述一样,在中年以后他做出远程旅行的决定,在有限的时间内体验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缩影,同时用艺术体会时间、感情和价值观,为自己提供更独特的创作理念。

《杂食者的两难》



【美】迈克尔·波伦 著 邓子衿 译
 中信出版集团

自从人类开始围坐在一起共同进餐,饮食之道就与文化而不仅仅是生理需求,结下了不解之缘。人类透过饮食,将自然转化为文化。数百万年来,人类已经整合汇编了明智的饮食之道,包括饮食的禁忌、仪式和烹调方式。让我们避开有害的食物,摄取有益的食物,身为杂食者的人类便无须餐餐面对吃与不吃的两难。然而,20 世纪后半期,在工业化食品和不成成熟营养学的推波助澜下,人类创造了新的食物链。餐桌上的食物与它的源头越来越远,而人类则萎缩在工业化食物链的末端,丧失了与自然之间的原始记忆,更无从判断哪些食物该吃,哪些不该吃。于是我们发现自己在的卖场与餐桌前面临杂食者的两难。在本书中,作者以田园调查的方式走访农场、研发室、牧场、食品加工厂和超市,从产地一路追踪到餐桌,如侦探般地揭开现代食品的面貌,追寻现代饮食如何成为人类疾病的来源,给出了杂食者“到底要吃什么”的答案。

宋 庄

从历届获得茅盾文学奖的作品看,除了第五届,每届都有一部军事题材(或军队作家)的作品,第六届时达到顶峰,徐贵祥的《历史的天空》和柳建建的《英雄时代》两部作品获奖。然而,第八届茅盾文学奖,军队作家的作品表现非常弱势,唯一进入提名的是歌兑的《坼裂》,但作者也并非“专业选手”。第九届茅奖也没有军旅作品。
 当下军旅作家创作状况如何?为何长篇小说没有扛鼎之作?

相似的作品太多

军旅作家周大新将军旅小说分为三类:一类是战争小说,直接表现战争,历史上的战争、边界战争、自卫反击战;一类是和平年代的军营生活——这是难写的,要写出跟同行,前辈不同的作品很难。这也是他不轻易去写的原因;还有一类是军事科幻小说,对未来的战争样式进行想像的小说。他认为,军旅小说要发展,文学界应该给予作品更大的宽容度,应给作家更大的空间和自由。对作家来说,要发现新的题材领域、发现新的人物,讲述新的故事。凡是别人讲过的,似曾相识的人物故事,都不应出现在自己作品中。当下军旅题材作品,相似的东西太多。“似曾相识”是创作大忌。
 “老一代也有史诗性的作品,像《踏平东海万顷浪》《欧阳海之歌》《红日》……只是意识形态色彩较浓,因此得不到国际上的认可。”作家项小米说。
 评论家朱向前发现,与在茅盾文学奖中军旅作家获奖作品比例构成极大反差的是,第六届鲁迅文学奖评选中,获奖作家中军旅作家不但各奖项中均有斩获,且在报告文学、诗歌、短篇小说等各类题材评选中名次靠前。比如《解放大西南》是 82 岁的军旅作家彭荆风凝聚 12 年心血之作,王宗仁写西藏题材的《藏地兵书》,刘立云的诗歌、李鸣生的《震中

在人心》、陆颖墨的《海军往事》都是各自领域最有代表性的。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军旅文学中的长篇显得相对势弱?

还没有找到文学创作的出发点?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到世纪之交,由于市场经济的拉动,部队主力小说家涉足影视,纷纷下海,朱苏进笔下的和平时期军人形象和朱秀海的战争文学,堪称当代军旅文学中的两座高峰,但他们都走上影视剧创作的路。长篇小说的影视化,对军旅小说的发展是严重的挫伤,这使作家离茅奖越来越远。

影视是把双刃剑,小说创作是包括影视剧在内的其他文学形式创作的重要基础,很多优秀的小说家,因为从事电视剧编剧,在小说创作中新行渐远。从正面来说,优秀的军旅作家从事电视剧创作提升了中国电视剧的品质,作家也名利双收,然而这一转变却对作家有着看不见的腐蚀作用,潜在影响了文学的推进。

作家王树增不大同意“军旅文学”这个词,他认为文学不该以行业分类。“文学就是文学,文学是人学。不管穿什么制服,写的还是人。还有一条,从人类的进步史上看,和战争有关的文学作品,占有很大篇幅。战争行为作为人类的极端行为,写出了人的状态、人的命运的极端状态,战争和苦难是文学取之不尽的题材,我们的军旅文学有广阔天地。但是,这类题材没有经典,原因是没把作品当人来写。就像文学概论把文学按行业区分,我们的作家把文学意义上的人,分了类型了。这种人为地把人物以类型区分,是文学一大通病。”王树增认为,军事文学或军旅文学,通病格外突出。我们还没有寻找到文学创作一个最根本的出发点。这个出发点就是优秀文学作品永远写人类共通的情感。优秀文学作品之所以在全世界受到欢迎,根本原因是传达了人类共享的精神财富。

评论家汪守德表示,尽管没有大红大紫的作

高大且美丽的书店不是书的“杀手”

豪华而美丽,并非这些书店的全部。和传统书店相比,他们最重要的变化在于卖书不再是主要任务,文创产品、专题讲座、手工艺品、咖啡和茶……这些和书关系不大的东西反而成为书店营销的支柱,在这里,书更多的成为一种背景,书店作为文化空间的意义,已经远远大于买书看书——北京著名的单向街书店干脆直接就叫“空间”,名字里边甚至就没有出现“书店”字样。

这看起来很商业,很庸俗,有情怀的人或喜欢怀旧的人就受不了啦。书店怎么能不卖书呢?卖书的店员怎能不爱书呢?有论者就振臂疾呼,高大且美丽的书店杀死了书。资本青睐书店,是一种精明的生意,并不是书和作家的福音。

的确,如今书店的玩法让真正的爱书人有点不好接受。对于这些高大且美丽的书店来说,书似乎是被“利用”了,对于那些进书店的人,他们似乎也是附庸风雅多于真正的爱书读书,但我的想法是,即使是被利用,也应该好过被冷落。即使是附庸风雅流连书海,也总是好过下意识地翻动手机。再说,“被利用”,

也不一定让人感觉吃亏。如果高大且美丽的书店,让商场沾点书香,让爱书人有个舒适的好去处,让传统的书店实现重生,那我倒觉得这件事没有什么不好。

没有人规定书店只能卖书,也没有人要求到书店一定要买书,读书是世上最公平的事,如果某些人通过逛高大而美丽的书店,变得爱看书,那岂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即使他到书店只是寻找一种消费体验,甚至变成一种炫耀,那也似乎并无不妥,至少不应被耻笑。读书热,不会凭空而来,需要全社会对于书有一种基本的尊重和敬重,古人说的“敬惜字纸”,大概就是这个意思吧。

书店变得高大且美丽,是时代使然。也许,它只是换了一个生态,一个活法而已。过去,谁也想不到书店会变成这个样子,同样道理,我们也无法想象,更远的未来,书店是个什么样子。过去的书店功能单一,因为那时读书是很单纯,很私人,的事,那时的人对于读书也有一种天然的饥渴(因为求知欲被压抑已久),现在,读书不再是一种需要和本能,读书也不绝然是个体的事情,而有了社交属性,因此,书店开

成“大书房”“文化空间”的样子,其实也是顺理成章,反

应了读书方式和文化生活的变迁。
 说实在的,我有时也怀念当年逛“风入松”的感觉,但时代不一样了,在今天开书店,仅靠情怀,仅靠对书的挚爱,是不够的。书店本质上是一种生意,在新的市场环境和政策环境下,书店的生态越来越融合化、复合化、多元化,是一种大势所趋。只卖书的传统书店,依然存在,但它们的价值正在于“非主流”,喜欢怀旧和讲情怀的人,不妨去传统书店,但似乎犯不着对新式书店痛心疾首。

在当下,能够杀死书的东西很多,但不一定是那些高大且美丽的书店。高大且美丽的书店,非但不会杀死书,而且还能让书受益,它不是书的“杀手”,而是书和爱书人的朋友。



让阅读连接城市的一切

本报讯(记者兰德华)日前,第七届中国数字出版博览会战略合作单位龙源数字传媒集团在京举办“推动数字文化城市建设 让阅读连接城市的一切”论坛。与会专家学者和阅读推广人士畅谈了数字文化城市建设的前景和必要性。

根据最新发布的权威数据,2016 年数字出版销售额中传媒媒体书报刊的数字化收入只占 1.37%,甚至低于 2015 年的份额。龙源数字传媒集团董事长汤潮认为,这是极其不正常也是不合理的。在今天的移动互联网时代和文化大繁荣时代,主流媒体和传统出版应该成为主力军。但要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走媒体融合,甚至所有制融合的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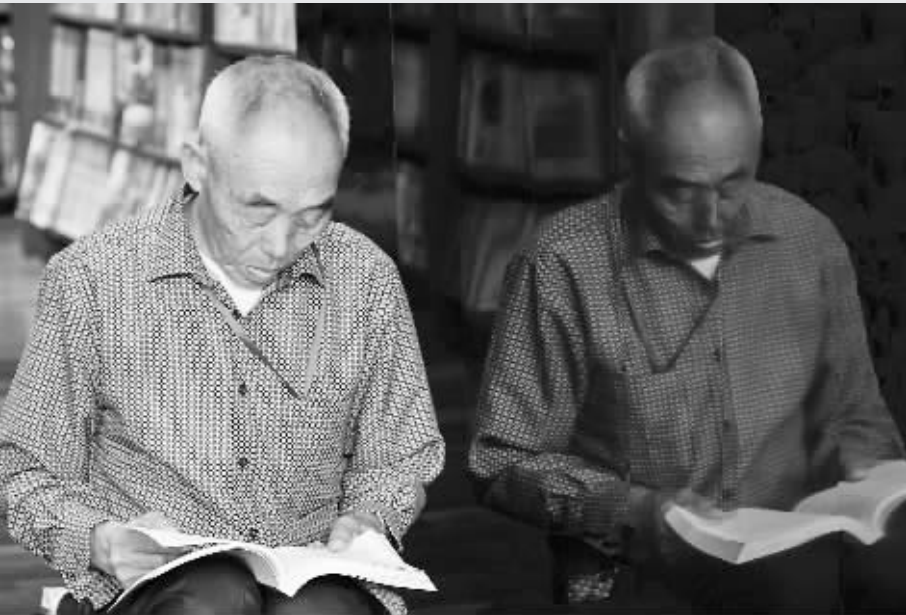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编辑学会会长郝振省说,在“互联网+”的情况下,智慧城市成为一个热词。但他更看重文化城市。相比而言智慧城市更具有工具性色彩,文化城市则包含更强烈的文化倾向和价值追求。数字阅读在今后无疑是文化城市建设的重要内容。

“这个阅读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阅读,就是要使阅读成为人们的一种基本生活方式,而且这种生活方式必须普遍化、普及化、外型化,这样才有一点阅读城市的味道,才能够成为文化城市的灵魂和支撑。”谈到阅读城市和阅读推广的关系,他认为在阅读城市形成的过程中,应更加主动地把数字化的手段应用其中。

《四方有雨》出版发行

本报讯 日前,由人民日报出版社编辑的《四方有雨》一书出版发行。作者武蓝、武新才为中国铁建二十二局集团电气化公司四公司职工,长期参加铁路建设施工,尤其是近年来作者单位参与修建了多条高铁建设,见证了高铁发展的历程,作者从不同角度讲述了修建高铁的故事和高铁背后鲜为人知的事情,通过一枝一叶点滴的报道,窥视出中国高铁 2.2 万公里以上稳居世界第一的发展速度的全景。

此书全文约 30 万字,为新闻文学作品集,百余篇文章,有近四万字的报告文学,有不足千字新闻消息,文章风格不一,但一篇篇精彩,都在用心地为企业喝彩,为职工树碑立传,讲述一个个鲜为人知、满满正能量的好故事。(津京)



许春华 摄